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哲 学

(下 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編

· 1 9 6 0 ·

几 点 說 明

这份資料是为了給編写哲学教科书提供資料几天之內突击出来的，因为急需使用，我們沒有复查和修改，遺漏和不妥之处一定不少，仅供参考用。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

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

資料組 6 0.4 2

目 录

第八章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1
第九章 社会基本矛盾.....	7 1
第十章 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	1 0 9
第十一章 人民内部矛盾.....	2 1 7
第十二章 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	2 5 1
第十三章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	3 0 3

第八章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第一节 两种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是统一不可分的整体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論犹太人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56年 第1卷第4頁)

我們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然而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人們还生存下去，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約着。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学，在这里与我們无关，而人类史則正是我們需要研究的，因为几乎一切思想体系都或者是对人类历史的歪曲的了解，或者是完全从它抽象出来的，思想体系本身只是它的一个方面。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俄文版第16頁)

先前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視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看做与历史过程沒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在这种观点下，历史总是应当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編写；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史前的生活生产，而历史的东西則被視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史和历史之間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看見历史上最激烈的政治事件和宗教的以及一般理論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兼受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假使某一时代以为，

它是由純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動因素決定的，那末它的歷史家就會接受這個意見。儘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時代的真正動因的形式。這些一定的人們關於自己的真正實踐的“想象”“概念”變成一種支配和決定他們的實踐的唯一決定作用和積極的力量。

.....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體系”1845—1846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俄文版第38頁)

凡可以應用於現在被我們理解為歷史發展過程的自然界的，同樣也可以應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所有研究人類（及神的）事物的各種科學。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6頁

而自從歷史也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的時候起，在這方面也替唯物主義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8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17頁

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使它成為完備的唯物主義哲學，把唯物主義對自然界的認識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們過去對於歷史和政治所持的極其混亂和武斷的見解，為一種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這種科學理論說明，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從一種社會生活結構中會發展出另一種更高級的結構，.....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913年，
“列寧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第5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是從費爾巴哈那裏產生出來的，是在與庸才們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自然他們所特別注意的是德國唯物主義哲學臻於完善，也就是說，他們所特別注意的不是唯物主義認識論，而是唯物主義歷史觀。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強調的

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1908年

“列寧全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版 第348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才力正是在於：他們在很長的差不多有半個世紀的時期內，發展了唯物主義，向前推進了哲學上的一個基本派別。他們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復那些已經解決了的認識論問題，而是把同樣的唯物主義徹底地貫徹（而且表明了應當如何貫徹）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他們把胡言亂語、冠冕堂皇的謬論以及想在哲學上“發現”“新”路線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無效企圖當作垃圾清除掉。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1908年

“列寧全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版 第355頁

○用唯物辯證法根本上改造全部政治經濟學，把唯物辯證法應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的政策和策略——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最注意的事情，這就是他們做了最重要最新穎的貢獻的地方，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史上英明地邁進的一步。

列寧：“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1913年

“列寧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版 第558
頁

○一般唯物主義認為客觀真實的存在（物質）不依賴於人類的意識、感覺、經驗等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不依賴於人類的社會意識。在這兩種場合下，意識都不過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確的（恰當的、十分確切的）反映。在這個由一整塊鋼鐵鑄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決不可去掉任何一個基本前提，任何一個重要部分。不然就會離開客觀真理，就會落入資產階級反動謬論的懷抱。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1908年

“列寧全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

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性的現象，从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于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是這客觀現實的反映，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的物質生活，社會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現象，从生的現象；社會的物質生活是不依賴于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這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1938年
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13頁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應用于社會生活現象，應用于研究社會，應用于研究社會歷史。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1938年
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1頁

歷史唯物主義產生的前提條件

生產中經常不斷的變革，一切社會關係的接連不斷的震蕩，恒久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各個時代的地方。一切陳舊生鏽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繁被尊崇的見解和觀點，都垮了；而一切新產生的東西，也都等不到固定下來就變為陳舊了。一切等級制的和停滯的東西都消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于是人們最後也就只好用冷靜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生活處境和自己的相互關係了。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8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第469頁

然而，隨着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集

合成为广大的群众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本者彼此间资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本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本者的同盟；他们一致起来保卫他们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第474

—475頁

可是随着欧洲以外的大陆的发现，从十五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同时也就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具工厂性质的手工工场所排挤，而手工工场又被大工业所排挤，此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种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发展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于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的交通工具——汽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还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所支持的君主权力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取到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与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看来，——当然是在对于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有充分认识的条件之下（而这都是我们历史专家们所完全没有的），——一切历史上的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予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人的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可以简单地完全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地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上；……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 “馬克思恩格斯

自从采用大工业的时候起，即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約的时候起，在英国，誰都知道，两个阶级，即占有土地的貴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夺取統治权的意向，曾經是該国全部政治斗争的重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族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使人們意識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从米涅到梯也尔，都經常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紀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都被認為是为爭取統治权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經如此簡單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們才看不見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推动整个近代史、至少是上述两个最先进国家的近代史的动力。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40頁

新的德意志哲学完成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黑格尔的最大功績是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作是一种过程——即永恒的运动、变化、轉換和发展的过程，并且企图去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經不再是无意义的暴力行为的杂乱的糾纏——这种暴力行为在当时已經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之前是一概应受申斥的，是愈早能忘却愈好的——而是人类本身发展的过程。而現在思維的任务，在于从一切迷乱中追踪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在一切表面的偶然現象中証明出过程的内在規律性。

黑格尔“的体系”沒有解决“它所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对我們在这儿是沒有关系的。他的历史功績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永远不是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虽然黑格尔——和圣門一起——是当代最渊博的学者，可是無論如何他总是受限制的第一，他为自己知識的不可避免的界限所限制；第二，为他那时的知識和見解之范围与深度所限制。此外还得加上第三个原因，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說，在他看来，他的头脑里的思想不是

实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而是相反的，事物及其发展，在黑格尔看来，只是某种在世界产生以前就已存在于某个地方的“理念”所体现的映象。这样，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世界现实的真实联系完全被曲解了。“所以”黑格尔虽然正确地天才地把握了现象的某些个别联系，可是由于上述原因，他的体系的详细部分，就有许多不能不是补缀的，文饰的，虚构的。一句话，是错误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说来，是一个巨大的流产。可是也是此类流产的最后一个人。

〔一〕在“引论”的草稿中，关于黑格尔哲学是这样描述的：

“就哲学是超越一切其他科学的一门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乃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成的形式。一切哲学都因这个体系而崩溃了。不过还留下了思维的辩证方法以及关于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处在产生和消灭的不断过程中无尽止地运动着和变化着的观念。不仅是哲学，而且是一切科学，现在都安在各自的特殊领域内去发现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俄文版编者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第22—23页

黑格尔……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在历史中有一种发展、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不论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的历史哲学中有许多东西是多么古怪，如果我们把他的前辈甚至把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考虑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之伟大，就是在今天都还值得惊异。在现象论中，在美学中，在历史哲学中，到处贯穿着这种伟大的历史观，材料到处是历史地，即放在与历史的一定联系中来处理的。虽然这个联系是抽象地歪曲了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二 人民出版社

1955年 第179—180页）

……历史哲学，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承认历史人物所标榜的动机以及真实的动机，都根本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終原因，承认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别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应当加以研究的。但是历史哲学并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求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思想体系里把这种动力输入到历史中去。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9頁

領悟了那历来統治于德国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完全錯誤的思想，必然就要导向于唯物主义，但当然不是单纯地导向于十八世紀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跟从前那种本着幼稚革命精神单纯抛弃全部以往历史的观念相反。现代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类发展的过程，并且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規律。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人那里，以至在黑格尔那里，都有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观念占統治，即认为自然界是一个不变的整体，它运行于有限的循环中。带有牛頓所說的永恒的天体以及林耐所說的不变的有机体形态。与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綜合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依照这些成就說来，自然界也有其時間上的历史，各个天体也和所有那些在适宜条件下生长于各該天体上的有机体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圈，既然一般可能存在，就具有无限止加大的宏偉規模。在这两种場合，唯物主义都是本質上辯証性的，并且再不需要有什么临駕于其他科学以上的哲学了。一旦对于每一单个部門科学都要求闡明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識的总联系中的地位时，关于这些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变成多余的了。可是，在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持有独立意义的，就只有关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学說——形式邏輯和辯証法。其他一切，都归屬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証科学中去了。

但是，如果說自然观方面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出相当的实証性的認識材料而逐步实现的話，那末在更早得多以前就已經发生了許多历史事变，因而引起了历史观方面的彻底变革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年至1842年期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階級在

不久以前获得的政治統治权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間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各个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升到首要地位了。事实日益显然地証明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劳資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造成人民普遍协调和普遍福利的說法，原是完全虚伪的。对于这种事实，也如对于法英两国曾是这种事实的理論上的——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社会主义一样，已经是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尚未完全排除掉的唯心史观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并且一般就不知道有什么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只是当作“文化史”的次要因素才順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使人們对于全部以往的历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究，于是就发现了，全部以往的历史，除原始状态之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每一特定时期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也就发现了，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而每一历史时期由法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观念、哲学观念和其他观念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其变成辯証法的了，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質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藏身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驅逐出来了；现在历史观成为唯物主义的，从此已找出一个途径来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了。

所以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被看作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是两个在历史上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間斗争的必然結果了。它的任务已经不是要构思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要研究必然产生出上述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历史经济过程，并在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了。可是以往的社会主義不能和这种唯物史观相容，正如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不能和辯証法及現代自然科学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義虽也批判过現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說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只能宣布它毫无用处。以往的社会主義愈是对这种生产方式下所必然发生的剝削工人阶级的現象表示憤激，則它愈是不能明白了解这种剝削的内容和来由。但是，任务却在于一方面要說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

的历史联系中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必要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要暴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至今尚未被揭发出来的性质。这点已因剩余价值的发现而作成了。

业已证明，占取无偿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即令资本家是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他也总是从其中榨取得比他所付出的数目更多的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就构成那在有产阶级手中积累为日益增加的资本重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进行的以及资本本身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这两种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秘密——都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由于有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变成了科学。现在问题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研究出这门科学的一切细目和相互联系。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5年 中文版 第2卷第134—135页)

这一据我看来对于历史学应该有如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重大贡献的思想，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几年就已经逐渐地接近到了。

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第11页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和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

无产階級和建立新社会必備的物質条件以前，这些理論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們为了滿足被压迫階級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隨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階級斗争的日益明显，他們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們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創立体系的时候，当他們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們认为貧困不过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馬克思：“哲学的貧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1958年 第4卷第157—
158頁

德国人爱好理論的兴趣，現在只是在工人階級中間还繼續活着，沒有衰退。在这里，不論用什么手段也不能把它消灭掉。在这里，沒有任何升官发财的思想，沒有任何期待上峰开恩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表现得勇敢和坚决，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們的利益和向望。新的学派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自始就主要地是面向工人階級的，并且受到了工人階級方面的同情，这种同情它从官方科学是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繼承人。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49頁

这些教授們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專門領域內能夠写出極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談到哲学問題的时候，他們中間任何一个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經濟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專門研究方面能夠写出極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說到政治經濟学的一般理論时，他們中間任何一个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現代社会中，政治經濟学正象認識論一样，是一門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經濟学教授們不过是资产階級手下的有学問的帮办，而哲学教授們不过是神学家手

下的有學問的幫辦。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年

“列寧全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62頁

客觀主義者談論現有歷史過程的必然性；唯物主義者則是確切地肯定現有社會經濟形態和已產生的對抗關係。客觀主義者證明現有一系列事實的必然性時，總是不自覺地站到為這些事實做辯護的立場上；唯物主義者則是揭露階級矛盾，從而確定自己的立場。客觀主義者談論“不可克服的歷史趨勢”；唯物主義者則是談論那個“支配”當前經濟制度、造成其他階級的某種反抗形式的階級。可見一方面，唯物主義者運用自己的客觀主義比客觀主義者更徹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僅指出過程的必然性，並且闡明正是什麼樣的社會經濟形態提供這一過程的內容，正是什麼樣的階級決定這種必然性。例如現在，唯物主義者不會滿足於肯定“不可克服的歷史趨勢”，而會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階級，這些階級決定着當前制度的內容，使得生產者不自己起來鬥爭就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党性，要求在為事變做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

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1894—1895年

“列寧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378—379頁

歷史唯物主義創立的理論 意義和實踐意義

在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於科學史上的許多重要發現中，我們在這裏可以只談兩點。

第一點就是他在全部世界歷史觀中所實現的變革。所有以前的對於歷史的見解，都以下述觀念為基礎，即一切歷史變動的原因，歸根到底，應當從變動的人們的思想中去尋求，並且在一

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而政治变动的推动因素又是什么——关于这点，甚至没有人想到过。只有在法国历史家和部分英国历史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推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争取社会和政治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了，人类全部过去的历史，乃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一切不同的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中心问题是始终是社会的这些或那些阶级争取社会上政治上的统治，始终是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而新兴的阶级要获取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每次所存在的物质的、纯粹实际可以感觉得到的条件，即在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

从这个观点看来，——当然是在对于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有充分认识的条件之下（而这却是我们历史专家们所完全没有的），——一切历史上的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予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人的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可以简单地完全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了；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位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它证明了，全部历史至今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着的，一向存在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人类的大多数则一向注定要从事坚苦的劳动和过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委诸极少数特权者的活动，而广大群众则必须为自己获取菲薄的生活资料，另外还必须为特权者经常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所存在的阶级统治，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由人的恶意来说明，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种信念，即由于现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柢，至少在最先进的

国家里已經消失了，統治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領導社会，而且甚至變成了生产繼續發展的障礙。如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工业大危机——和各国工业蕭条情况就証明了这点；历史的領導权現在已轉到无产階級手中，已轉到这个由于它的社会地位的一切条件，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階級統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剝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階級手中；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的社会生产力，仅仅在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階級去掌握它，并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員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經過全部生产的有計劃的滿足，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加到能夠保證每个人一切合理需求都得到日益滿足的程度。

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在于彻底弄清了資本和劳动間的关系；換句話說，就在于揭露了在现代社会的內，在現存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怎样发生着資本家对于工人的剝削。自从政治經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問題：雇佣工人不是領到由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得把价值的一部分交給資本家的情况，怎么能和这一原理相容呢？不論是資產階級經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給这問題以一个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階級的存在为前提，一方面是占有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階級，另一方面是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賣的无产階級；而他們是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但是商品价值取决于物化在商品生产中，从而物化在商品再生产中的社会必需劳动量；所以，一个平常人在一天、一月或一年中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天、一月或一年中維持这一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数量里面所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样，为資本家服役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資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此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剩余价值首先被資本家所占有，然后按照一定的經济法則分配于整个資本家階級之中，組成为地租、利潤、資本积累所由产生的那个源泉，即組成为各个不劳动者階級所消費或积蓄的那一切財富。因此也就証明了，现代資本家，也象奴隶主或剝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